

风雪回家路

陆东平

◎

小说眼·看中国

丛书



本书选取了近年来有影响的十一篇中短篇小说。小说集中，男女主人公都有着一个个明确的特征：他们的根或者说牵挂，都在乡村。这一特征，也注定了他们对乡村的牵挂，不管身在何方，那对故乡的牵挂之情，一有机会就付诸实践，不管如何都要回家，以解相思之苦。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Beiyue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风雪回家路

陆东平 编

小说眼·看中国丛书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·太原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风雪回家路 / 陆东平编. —太原: 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18.8

ISBN 978-7-5378-5372-9

I. ①风… II. ①陆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41773 号

书 名	风雪回家路
策 划	续小强 左树涛
编 者	陆东平
责任编辑	赵 婷
书籍设计	张永文
印装监制	巩 璠
出版发行	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
地 址	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
邮 编	030012
电 话	0351-5628696(发行部) 0351-5628688(总编室)
传 真	0351-5628680
网 址	http://www.bywy.com
E - mail	bywycbs@163.com
经 销 商	新华书店
承 印 者	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890mm × 1240mm 1/32
字 数	186 千字
印 张	7.75
版 次	2018 年 8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8 年 8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378-5372-9
定 价	32.00 元

目录

- 于晓威 _ 厚墙 001
- 谭 岩 _ 风雪回家路 015
- 胡 健 _ 保姆秋收记 030
- 李 铭 _ 北京的藕 085
- 秦 岭 _ 摸蛋的男孩 097
- 王新军 _ 秋天的村庄 110
- 范小青 _ 城乡简史 122
- 王安忆 _ 骄傲的皮匠 139
- 叶 炜 _ 鞋匠 186
- 庞余亮 _ 为马正确做圆场 195
- 魏 微 _ 乡村、穷亲戚和爱情 214

厚 墙

于晓威

没想到这条路会这么寂静，静得像不被风吹动的雾一样。路两边的缓坡上长着密实的野草，下面是明亮的沟渠，再远处是无尽的庄稼和几排稀疏的树林，空气新鲜得简直如头上传来的鸟叫一样清晰可辨，真是太好了。

他几次想停下来脚步，毕竟不是年轻人了，晨起跑步锻炼还应适可而止，但是那条洁白驯服的路面不断吸引他继续跑下去。是啊，城市里可供跑步的道路越来越少了，像他念中学时，每天上学路上，会看到许多老年长跑队穿梭在马路上，如今各种汽车越来越喧嚣拥挤，尾气的排放危害远大于锻炼得来的益处，况且交通意外指数也不断增加，那些一茬茬喜爱晨跑的老年人，只好挤在广场或公园里的固定处，由下身运动改为上身运动，打打拳或敲敲背了。

这是秋天。看着远处的房屋，他停下脚步。他再一次想起当年下

乡插队的情形。无数的城里年轻人，怎么会突然潮水般涌向农村呢？与当地农民在一起，那完全是两种不同形态的人。他什么都不会做。他还记得第一次参加农活，也是秋天，与当地的农民一起割地收玉米。他们的目标是脚前宽阔无边的玉米地，一直延伸到远处的山坡下，每人割六垄。大队书记一声令下，当地农民争先恐后，等他脱去衣衫卷好裤腿提着镰刀下地时，人家已经放倒几十棵玉米了。他割呀割地，汗水很快出来了，乱七八糟和粗糙柔软的玉米叶子，很快将他的胳膊、肩膀、脖颈划出一条条印子，被汗水一浸，火辣辣地疼。他这才知道自己太嫩了。十八九岁的年纪，他会懂什么！难怪人家大热天也都长衣长裤的，开始他还笑话人家呢。他不记得其间休息了多少次，反正从早晨割到中午，从中午割到傍晚，人家都早已收工了，只有他和另一位个子矮小的大连知青还在割。大队书记说了，明天有暴雨，时间太紧了，一天的工夫必须割完。好，夜了，星星出来了，他太乏了，就躺在割倒的玉米秸堆子上，不知不觉睡着了。那位大连知青在行动上似乎比他还要笨拙，直到他醒来了，那位同伴才割到与他相同的进程。他们一直割到凌晨五点，天快像碗里的白水一样亮了。这才发现，这片广袤的玉米地因地势差别，南边地头距离山坡很近，而北边地头距离山坡奇远，自然，南边的田垄也短，劳动量也少，难怪当地农民都争先恐后奔向南边，谁有他们熟悉地形呢？

远处有更多的炊烟升起。他看了一眼手表，差五分钟就六点了。今天是周一，回去后要早点上班。他慢慢转过身子，向来路跑去。就在这时，他看见了他，一个举止敏捷而胆怯的少年。

其实最先闯入他眼帘的是路边一辆笨重而破旧的自行车。它停放在那里，身上负重的程度让人误以为它是一台三轮车。它的货架子上载着颜色昏暗的行李，虽说天热，可那竟是棉被，打着补丁。车的一

侧横拴着比邮递员装邮件还要大的帆布口袋，东倒西歪，不知里面装着什么破烂物品。自行车的前把子上，一边吊着一只涂着红漆的旧茶缸，另一边绑着一条毛巾。毛巾洁净得刺眼，反倒昭示出它的主人何等凌乱而扭曲的生活。再一扭头，他看见了那个少年，正背对着他，蹲在路旁，用沟渠里的水一把把洗脸。

他已经过少年两步了，可是忍不住回头。少年应该是一个乞讨的人，落魄的样子让他感觉自己早晨的锻炼显得多么奢侈。他下意识掏了一下运动服的裤兜，还好，竟然有触碰纸币的手感，掏出来一看，是十元钱。他想起来了，自己跑步锻炼的运动服里是从来不揣钱的，是早起时妻子塞给他，让他顺路买豆浆和油条。他怕打扰了少年，悄悄回去，把捏着的钱放到自行车上，掖在捆行李的细绳下面。

那一刻，少年恰好回头看了他一眼。少年只恍惚看到他一张短暂照面的脸。他转身继续跑动的时候，只听到身后传来清亮亮的拂水声，一下一下地。

他和包工头站在自己新买的房子里，他们已经合计好久了。这个包工头，是他找的第四个包工头了。他也感觉自己必须得抓紧时间。北方的秋天正是装修忙季，装修工人奇缺，便是眼下联系的这个包工头，手上还有好几个业主的活要做。他们两人站在空荡荡的房子里，谋好了装修方案，算好了材料费，定好了工期，就在他送包工头下楼的时候，包工头又趑回身子，叮嘱了一句：“记住，这三堵墙一定在两天内全部砸掉，否则误了时间，我只能先去干别人家的活了，把你排在后边。”

“啊？”他问，“这墙不是你们砸？”

“当然不是，”包工头黑瘦的脸，只叼着的烟卷和牙齿是白的，

“连这规矩都不懂？我们只管装修，砸墙是另外的人的事。”

“我到哪里去找啊？”他问。

包工头从兜里掏出个小本本，低头翻了一翻：“这样吧，我给你介绍一个，这是他的电话号码。”

包工头走后，不到十分钟，砸墙的人来了。按包工头的设计，他要砸掉客厅和主卧室的一面墙，使客厅变得阔大明亮；要砸掉客厅与厨房间隔的墙，把那里装成一个电视背景墙；要砸掉储物间与副卧室的墙，变成日本式拉门。砸墙的人弄清了他的意图，开价八百元。

他在心里叫了起来。这个价钱，是他每月工资收入的一半。他摇了摇头，问：“便宜一些吧？”砸墙的人不屑地摇摇头说：“一分钱不能少，你知道这要出多少力？要不你去找别人试试吧。”

他想把价钱讲到四百五十元，砸墙的人死活不同意。末了，他只好放他走，又给包工头打电话。包工头说：“没关系。装修的工人不好找，砸墙的民工到处都是，你到街上去转转看。”

其实包工头也是个农民，但是他习惯了这么说。

他来到街上转了转。真是不转不知道，一转下一跳，他转了不过两条街，就看见许多下岗工人和农民们，蹲在路边，面前竖着小牌牌，上面写明各样技能和工种，待人雇佣：什么瓦工、电工、油漆工、保姆……当然也有砸墙工。以前他上下班，心思不往这边想，竟对这些人熟视无睹。现在看来，这些人不知存在多少年了。他上去搭讪一个砸墙工，立刻有五六个砸墙工围了上来，问他砸什么样的墙。

“你们去看一看吧，不过话说回来，价钱谈不好，我可付腿脚费。”

大家簇拥着来到他的家，在七楼。进了门，简单听他一指点，一个五十多岁的砸墙工说：“再怎么少也得五百元。”

他心里暗觉此行颇有收获，不过他还是想把价钱压到四百五十元，那是他给自己定下的一个可以承受的限度。争讲了七八分钟，谁也无法说服谁，有一个砸墙工最先低着头出去了，接着又出去一个，剩下的几个人互相瞅了瞅，干脆都出去了。他愣了一下，也只好跟着往下走，倒不是出于礼貌送客，而是他还得继续上街找砸墙工。

就在刚刚下到一楼门口的时候，他觉得身后衣摆被谁扯了一下，应该是那些砸墙工当中的某个。回头看，是一个少年，大约十七八岁，很瘦弱。他不认得这个少年，自然，也不知道他扯了他一下是什么意思。“我砸。”少年小声说。少年觉得这个房主似乎面熟，但是记不住在哪里见过他。“你？”他问，打量了少年一眼，似乎不相信少年的手艺与体能。“我砸。”少年又小声重复一遍，比第一次说出的这句话多出一点口吃，但是一下子说到他心里去了。“我只要四百五十元。”

在一个小他差不多三十岁的少年面前，他不好意思立刻表露他的暗喜。他看看已经走远了的那些砸墙工的背影，冲少年点了点头。

少年径直向大街上走去。

“喂！”他喊。

“我去拿工具。”少年说。

少年开始砸墙的时候，才知道这墙真的不好砸。他用自行车驮来的工具倒是不少，尖口镐、平口镐、鏊子、铁锤，还有清运垃圾用的铁锹、笤帚、蛇皮袋。是的，他不光要把墙砸倒，还要把产生的庞杂垃圾运送下去。所谓运送下去，就是一趟趟用袋子背下去，因为这栋楼没有电梯。

少年从农村来到城里，已快半年了。这中间吃了多少苦，他记不清。反正，他知道，他家里有一位病爷爷，还有一年下来以种地为生

却得不到几个钱的父母，再就是他和妹妹。最要命的数他妹妹了，在这座城里的高中读书，每学期要花的钱的数目简直比地里的虫子还多。他初二的时候就不念了，念不起，在家挖沙子。父亲说妹妹学习好，供妹妹。他听父亲的。其实父亲不说，他也不想上了，他那么喜欢自己的妹妹。

后来沙子不让挖了，乡里说怕水土流失，那么他就跟人家学习养林蛙，却总是丢。林蛙这东西，全在自然的山谷河涧里生长，谁也不能天天没黑没白地守着它们，结果每每让人半夜乘虚打劫。丢了几次之后，把希望也弄丢了，不干了，偷偷去煤矿里干。人家好歹照顾他小，不用下井，在地面勤杂，结果去年煤矿被上级清查，属非法煤矿，被封掉了，井口全埋了。自然，他又无事可干。

今年三月份他来到城里，从蔬菜市场倒菜零卖。两个月下来，倒赔三百元。他不懂得蔬菜这东西，一天卖不出去，隔夜就要掉秤的。所谓掉秤，一是指失去水分，重量减轻，二是指新鲜不再，顾客不买。再加上他又不会耍弄秤杆子，完全实斤实两，哪有不赔钱的道理？

他这才知道，原来卖菜也是很难的。

后来他听人说，砸墙是一门新生活计。城里人住房条件好，要求也高，无论多好的新房格局，只要不投他们脾气，一律砸掉重砌。其实那砖和水泥、白灰，是另一种粮食啊，却一堆堆地糟蹋掉。他真心疼！渐渐地，他见识到城里人奢侈浪费的东西太多了，这点砖头、水泥和白灰算什么，说到底，不就是泥土吗？凡是和泥土有关的东西，原来都不值钱。明白这个道理，他也就学会麻木了。是啊，你光心疼有什么用啊，难道能把它们全部搬移到自家的农村院子里去？

少年抡圆了铁锤，用力地砸墙。已经一口气砸到中午了，他把早晨买来的四个馒头全部吃光——都没来得及消化，接着又砸，却也只

砸掉一堵墙的五分之一。这墙太难砸，难怪那些有经验的砸墙工价钱低了根本不干，他们知道这栋楼的质量好，水泥灰号高，非常坚固结实——当然也就非常难砸了。少年哪里知道？他干了才不过两个多月，对这座城市还不熟悉呀。

上午和其他砸墙工一起来到这里时，他就奢望能把活接下来。但是他年纪小，不敢和别人争，虽然他也聪明伶俐，也有体力。最后，大家都走了，他担心房东嫌他没经验，不雇佣他，就咬牙喊出了一个让他自己也感到吃惊的价钱，“四百五十元”。少年太需要这笔钱了。他的眼前又浮现出父亲近乎苍老的面庞，他知道，这是因为父亲的眼前一定浮现出妹妹的面庞。妹妹前天托人告诉父亲，她要交这个月的伙食费了，还有习题试卷费和体检费，总共刚好四百五十元。家里已经借不到任何钱了，无奈，父亲又到村里把电话打到学校，要妹妹找到哥哥，转达他的话，让当哥哥的一定想想办法。

少年感觉自己运气挺好。只是这墙真的太难砸。少年不知道（也许不愿承认），他其实还是欠缺一点经验的。比如砸墙，要先从墙角砸，自下而上，然后地球引力会帮上他一些忙。当然，这只是技巧之一。当然，最主要的还是靠力气。

晚上七点，少年收工来到街上，这才发现他的自行车没了。

他紧张地搜寻。他的自行车就放在街边人行道的一棵树下的。没想到人来人往之下还会被偷走。

他已经丢了一辆自行车了，一个月前。虽说那只不过是花五十块钱买到的二手车，他内心却无比心疼，乃至产生一个想法，知道这座城市最坏的坏蛋，莫过于偷车贼了。他新买的这辆自行车，仍旧是二手车，花三十元。他靠它代步，每天往返郊外他暂住的简易工棚里，

更靠它驮运那些砸墙工具，让它们尝试熟悉各种有待被摧毁的墙体。如今，他感觉心慌，并且伴着一种焦灼。

街边一片商店里的老板，注意少年好久了，见他找来找去，喊住他：“喂，你是找你的车子吧？”

“是啊。”少年冲口答道，其实含着急不可待的问意。

“被城管人员拉走了，说是乱放车辆，总共十几台呢，装了半卡车。”那个老板临关门又说了一句，“天晚了，你明天去城管大队取吧。”

“在哪里呢？”

“益民街拐角。益民街你知道吧？”

少年一宿没睡好，他第二天早早赶到城管大队。一个穿制服的人领他来到后院，那里堆放着乱七八糟的自行车，还有被没收的广告灯箱、钢筋，包括木头、圆桌、阳伞等。少年没心思留意这些了，他一眼看见了自己的自行车。凑近，扶好，才发现自行车的链盒被碰出好大一个瘪。他顾不得心疼，捅开车锁，刚要牵走，那个穿制服的人拦住他。

“交罚款，二十块！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罚款，二十块！交了再取车子。”

少年兜里二十块钱还是有的，但他犹豫交还是不交。再买一辆二手自行车，也才不过三十块钱么。少年最终还是交了，因为他觉得值。他眼下太需要它了，不能再耽误时间了，他要骑上它赶快去砸墙。

这个时候，他隐约觉得，这座城市让他失去某种东西的，不光是偷车贼。

中午刚过，少年的妹妹来了。少年不知道妹妹怎么会找到这里。妹妹善良，含蓄，目光专注而聪颖，让人一打眼就看出是个学习好的高中生。少年有一些惶恐，他的工钱还没有挣到手呢，妹妹却找来了。

那时候，他的墙已经砸倒了两堵，正在往楼下清运垃圾。屋里砖砾遍地，尘土飞扬，他置身其中，像是孤独地处在一片工地。他累了，头发和脖颈上落满了厚厚的砖屑和灰尘。他想休息，然而双手只要不抡铁锤，往下背垃圾就是另一种休息了。他想拦住妹妹，害怕她进屋弄脏了衣服。

妹妹还是进来了。妹妹不知道他在这里干活，她是在街上那些工友那里打听到的。她跟少年说，这两天家里秋收，父亲瞒着他，正一个人在地里折腾呢。她怕父亲身体吃不消，想让哥哥回家帮一帮才好。

秋收是大事情。为什么秋收又叫抢收、又叫杀庄稼呢？就是很急迫的意思。秋收季节，庄稼晚收一天，粮食的最佳成熟度就有差别，影响质量，此外更担心天气有变。少年想，他当然要帮父亲的，不仅在体力上，也要在精神上帮助分享父亲一年当中收成的喜悦。以往，都是他和父亲一起劳作的。妹妹见他愣神的工夫，弯下腰去搬那些碎砖头，又直起身扯那条蛇皮袋子，把里面的垃圾蹴实，准备帮哥哥抬下楼。少年及时制止了她。妹妹不再坚持，她不知怎么突然眼圈有点红。少年说：“你走吧。”走到门口，少年又说：“你放心，明天我把钱送到学校。”妹妹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下来。她说：“哥，我不是为这来的。”

少年想了想，同样说：“你放心。”

妹妹走后，少年到电话亭给房东打了一个电话，跟他说明意外出现的情况，想请一天假回去，看看能否在工期上顺延一天。房东问少年墙砸得怎么样了？少年说砸掉两堵。房东又问剩下的一堵今天能否

砸完？少年说我今天想回去帮家里秋收。房东说那不行，当初定好了两天内必须砸完，已经过去一天了，你今天砸不完的话，那就不是耽误我的工期，而是耽误装修队的工期，那是绝对不行的。

少年不再坚持。他从房东的口气里听出一种岩石的味道。他知道自己在这座城市里缺少发言权。他唯一的发言权就是说一声“好”或是“明白”。他撂下了电话。

少年开始砸第三堵墙，那其实是最长的一堵墙，客厅与厨房的那堵。少年发了疯地砸墙，他像是一个躲雨的人，不断地要向墙体扑进，然而后者不允许他靠前。少年能够想象出他父亲正躬身在地里挥舞镰刀的情形，他父亲面色黧黑，腿筋虬结，挥汗如雨。少年一锤锤地夯打在墙上，他想，这就是帮父亲割地了，都是一下一下地，都是要弄倒什么，都是来自泥土，也都是粮食。更重要的，都在流汗。

少年全身心地砸了半小时才突然弄明白，这堵墙为什么比前两堵还更难砸，它不仅更长，而且更厚。它是很厚的一堵墙。一般的墙，都是单砖砌就，十二公分，而这一堵是双砖，二十四公分。它需要耗费的体力可想而知。

少年突然感觉自己一点力气也没有了。他觉得自己必须说点什么。他很委屈，但是无话可说。少年走到楼下，再次给房东打了一个电话。少年说，能不能加一点钱吧，哪怕加五十元，这堵墙与其他墙不一样，太不一样了，它太厚了。

房东听了好半天才弄明白少年的意思。房东在电话里问：“你是想要五百块钱吧？但问题是，当初如果同样五百块钱，我又何必雇你？”

少年这一回慢慢地把电话放下。他的举动其实分为两个部分，第一部分是他先把听筒降到半空，停了一停，然后把剩下的高度压掉。

少年继续砸墙。有一刻钟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在砸什么。他的腰是酸软酸软的，而腿是铁沉铁沉的，肩胛骨像是被井绳穿住，两只手掌早已磨出血泡。他想，自己为什么要到城里来呢？他又想，那么多的农民为什么要到城里来呢？这不是属于他们的地方啊。他记得小时候隐约听父亲说过，三十年前，有无数的城里青年，纷纷涌到农村去，占有了大片土地，连他们家里都接纳过。这些叫作知识青年的人，既愿意来，又不愿意来，他们是盲目和被迫的。多么奇怪啊，真是应了一句老话：“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”，如今，无数的乡下青年，又纷纷挤向城市，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踉跄过他们的身影。这些叫作打工者的年轻人，也是既愿意来，又不愿意来，他们也是盲目和被迫的。这前后两种事物有什么相同的命运吗？

天不知不觉已经黑下来。没有灯，少年借着窗外街道上的灯光在砸墙。他必须在今晚砸完，明晨天一亮就交工了。楼下的街道上传来很强的音乐声音，不知是哪一家夜店里传出的，在招徕顾客。少年的铁锤附和着音乐的声音在砸，仿佛给它增加伴奏。他想，妹妹天一亮就可以见到钱了，他会见到妹妹惊喜而局促的笑容。她不再为学费、习题试卷费和体检费发愁了，她走进自己熟悉的教室，再也不会像走进陌生人的私宅一样感到不安了。她的学习成绩会越来越好……

已经夜里十一点半了，少年还在砸。他不知道街上的音乐早已停了，起码三个小时以前，他不觉得。他面前的那堵厚墙只剩下一半，他知道只要把它砸完，墙那边的曙光就会升起来。就在他专注和忘我地渴望曙光的时候，身后突然传来一道声音的闪电：

“你到底要砸到什么时候？”

少年回头，借着街上和走廊交混的灯光，他看见门口站着一位中年妇女，体态臃肿，烫着螺旋一样的卷发，正怒目而视。

“你看看这都几点了!? 这都几点了! 俺?” 中年妇女好像穿着两套睡衣，她一捋腕子，露出一只夜光手表晃给少年。

几点了? 少年一时发懵。如果面前这位庞然大物不是主动亮开了手表，少年甚至好笑她问人时间怎么还用如此大的口气。但是马上，他明白了。

“这都快半夜了，你还让不让人家睡觉? 俺?”

少年的脸红了一下。他自己感觉的。原来这楼里已经有人住进来了。他知道自己不能再干下去了，他要趁着夜色离开。他对他未完成的事业依依不舍。

“这农民到城里来就是不懂规矩，你知道深更半夜制造噪音影响人家睡觉是什么吗? 是违法的! 这叫侵犯别人的相邻权和休息权! 你还不走，我马上打110!”

庞然大物扭屁股走了，少年默默收拾工具。他的自尊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伤害。他不知道城里人为什么都这么凶，是因为他们吃荤多而吃素少吗? 就像狼和羊、豹和牛的区别?

不过也还是有好人。少年想。那真是太少了。他到城里这么久的时间只遇到一个，那天清晨他在渠边洗脸，有一个晨练的男人悄悄塞到他车上十元钱。

他来自家楼房验收的时候，夕阳的余晖正残照着屋的一角。

他非常不满意，乃至有一些愤怒。三堵墙已然砸完了，但工期正好拖迟了一天。他看到少年正在清运最后一袋垃圾，他的举动显得那么滞重和懒散。早晨他接到包工头的电话，得知他家的墙没有如期砸完，包工头果断地挂了电话。也就是说，包工头手里预约承揽的装修活太多，他只能排到后面去了。

也就是说，耽误了这一天，其实是耽误了几个月。

也就是说，耽误了几个月，其实是耽误了一年。几个月后轮到他，已经是冬天了。北方冬天不能装修，那他只能来年从头再干。

并且，因为这栋楼的供暖设施不能分阀控制，他即使不住进楼房，也要支付长达一个冬天的取暖费。

更丧气的，他不能如期搬进楼房，一家人还要拥挤在租住的潮湿房屋内——啊，先不说他还要为此多付房租！

都是他，眼前的这个少年，是多么狡猾而令人讨厌啊。他一眼就看透了这样的人。这个少年先是以降低工钱排挤别的同行，然后又要脚踩两只船，同时去应揽别的人家的活计，却巧言说什么想请假一天回去秋收，未获允许后又想胡搅蛮缠，半路提高工钱，仍未得逞后干脆消极怠工，使两天工期延迟成三天。啊，他简直太要弄人了！

他觉得他已经在失去。但尚未付出。是的，失去并不意味着付出。他决定要压低工钱，以此惩罚少年。

“你耽误我许多事情，因为你没有按要求两天内完工。哪，我只能给你三百块钱。”

少年吃惊地睁大了眼睛，他不相信房东说的话。但是他看清了房东递来的钱。

“不，怎么能？”少年失口说道，“我都把墙砸完了啊，你看，我刚刚连垃圾也都清运好了。那么重的三堵墙，一共七层楼，我全给背到楼下了！”

“对，你说得对，你干得确实很好。不过你耽误了我的工期了。”

自行车。少年想说。他立刻觉得那不是个合理的借口。其实，寻找和领取那辆自行车耽误他很多的时间。少年说：“其中有一堵墙实在太厚了啊，就是你现在站的那个地方，我想那应该是一堵承重墙。